

# 《许倬云说美国》摘录

 朱俊帆 2022-07-27 08:38:20

许倬云是芝大校友、无锡老乡，亦是有温度的学者。我偶尔周游美国，他讲的内容正如我所见、游历、体悟。

本书浅尝辄止，说到点子上时戛然而止，有隔靴搔痒之感。没有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比较政治分析》那么酣畅淋漓。

批注

## 摘 录

“校方考虑我身体的残疾，让我住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上课大半在对街的东方研究所。那是两河埃及考古的研究所，然而，其他文化的古代史研究人员也在这个地方，利用许多有关古代历史研究的图书馆。我们的饭厅就是神学院的餐厅，在宿舍的左边对街。这三个地点，是我日常生活所在，但三个地点我能接触到的对象却很不相同。神学院除了学生和教师，还有各种不同教派的神职人员在此进修；不仅有基督教派的神职人员，许多其他宗教的神学生也在这里学习比较神学。由于这个餐厅价廉物美，芝大许多教职员和研究生也在这用餐。芝大的特殊风气是，端了盘子可以随便找空位，也不管桌子另一边或邻座是否认识——而且常常挑不认识的邻座坐下。坐下之后第一句话往往是：“你现在研究什么题目？”在这种环境之下，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面和交谈的题目就非常广泛。

确实，神学院餐厅就是便宜好吃，我经常去那吃午饭。

神学院中一大批神学生，尤其是年轻的牧师，来自四面八方，属于不同的基督教派。在美国基督教历史上，芝加哥一地有相当特殊的传统：许多年轻的神学家，对于有势力、有资源的老教派，往往不满其官僚老作风。于是，他们在此地另辟门户，自立教派。这些新教派的年轻牧师崇尚自由，有时候甚至非常激烈。然而，激烈的革命者等到自立教派成了气候，却也变成老大的当权者，又有新的教派革他们的命。因此，芝加哥神学院中的年轻神学生和年轻牧师的共同之处，就是激烈的反叛和自由意识。

在雷根斯坦图书馆五楼东亚馆也经常看到神学院僧侣



20世纪60年代明信片中的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其下属博物馆收藏了众多埃及、伊拉克、伊朗等地区的文物

东方博物馆中东展品丰富，芝大学生免费

“和这批神学生混成一团，也就避免不了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芝大的校区，跨过一条宽广的草地就是六十三街。那是当时芝加哥著名的复杂地区：六十三街火车站，是从南方进入芝加哥的站口；灰狗巴士（Greyhound Lines）的“石岛”站口，也在芝大附近。经过公路和铁路，从南方来的非裔劳工成批地进入芝加哥寻找职业。新来的劳工到达大城市，职业介绍行、工会的人员和当地的帮会三方都要抢夺。芝大神学院的年轻神学生，看不

惯工会、帮会以及那些“猪仔佬”（职业介绍行）争夺这些无知无识的新到劳力，于是也介入战团，帮助这些新到的劳工摆脱各方魔掌。

Stony Island，芝加哥南岸的一个枢纽

“白人还没有进入时，这一大片土地的森林覆盖率很高，有一个比喻说，一只松鼠从匹兹堡开始，在树枝上跳跃，可以一路跳到芝加哥而不用落地。如果以芝加哥为中心划出中西部，新的开拓地区则不再是以森林为主。那是一大片平原，从湖区往北美腹地延伸，可能是世间罕有的富庶大平原。那里的气候比欧亚草原温暖湿润，也比黄河流域平原肥沃。大平原植被良好，林中麋鹿成群，溪流渔产丰富，平原野牛奔驰，尤其经历了无数土拨鼠挖洞，土质变得松弛而易于耕作。

“这个族群并没有明确的土地产权观念，广大的山林、田野都是属于大家的，大家都有使用的权利，没有“占有”的观念。天赐条件如此优良，原住民很容易维持温饱，也就安居乐业而不求上进。分布在如此广大地域，他们不需要争夺，所拥有的武器不过石刀、长弓、石英箭镞，很难造成致命伤害。联盟内有五个部落，部落选举代表出席联盟会议，每个部落又派出两位长老，构成联盟的长老会。美国立国后的政府体制里面，每州有两位参议员代表，又有按人口比例选出来的众议员代表，其实就是模仿易洛魁联盟的模式。”

“另有一些人是欧洲新兴教派（在宗教革命以后，从天主教脱出来的若干信仰团体）的信徒，他们各有自己的神学理论，也各有自己的民族背景。在欧洲，他们发展的空间有限，于是也组织队伍进入美国的新垦地，领取开垦许可，建立自己的家园。今天在匹兹堡附近，还有荷兰教派阿米什人（Amish）的社区，那是这一教派在美国开拓的基地。费城的贵格会，亦即威廉·佩恩领导的新教派，也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建立了若干社区。他们的地名，如“协和”“友谊”等充分显示这个教派的特色。又譬如，匹兹堡不远处的阿尔图纳（Altoona）附近也是如此。有一位俄国的格利金亲王，放弃了贵族身份，出家为天主教神父，带领了一批天主教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来开拓一片天地。如今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灌溉湖，就被称为格利金湖。”

“来自欧洲的移民中，有一个特殊教派的后代值得一提：荷兰阿米什教派的移民后代，他们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始终坚持以农维生、自给自足，并且拒绝使用机械，更不用说现代的科技了。他们的村落没有电灯，还是用汽油灯；不驾驶汽车，还是用马车；耕田仍是采用马拉犁的方式；他们服装两百年来如一日，还是如同当年荷兰的居民一样。来访匹兹堡的旅客，常常以参观阿米什村落为观光项目之一。这种特例当然不能算多，只是说明早期移民留在匹兹堡周围的，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他们的族群纽带。”

Amish人我在加州微风号火车（芝加哥—旧金山）车厢里看到很多，裹黑衣黑帽，有异味

“还有两片美国的领土是最后正式并入美国的：一片是阿拉斯加，另一片是夏威夷。阿拉斯加本是沙俄占领的一块无人地带，俄国的哥萨克武装开拓部队沿着西伯利亚往东，占领当地部落原有的居住地，最后跨过了堪察加半岛，渡过冰桥，就到达阿拉斯加了。那里的居民，是最后一批进入美洲的亚洲人，一般人称他们为爱斯基摩人，但他们自称为因纽特。他们人数不多，生活艰难，在冰天雪地之中，住在圆形冰屋，猎取鱼类和小动物度日。

在19世纪末期，英国和俄国争夺霸权，互相敌对。俄国政府以为，阿拉斯加离俄国本部非常遥远，鞭长莫及；与其让占领加拿大的英国人占领这一块两洲交界处，不如卖给美国作为缓冲地带。1867年，这一交易以美金七千二百万成交。这块阿拉斯加冰原，面积是美国五十州最大的一块，计算单价大概合两美分一亩。成交时，有人讽刺美国政府“买了一个大冰箱”。但是，20世纪初期此地发现黄金，到20世纪中叶又发现石油。将来地球暖化，北冰洋可以通航时，阿拉斯加的地位将另有一番重要性。1959年，阿拉斯加成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疆域最大，人口极少。

夏威夷群岛是大洋洲岛屿群中最靠北的一片陆地，纬度很低。在过去帆船航行的时代，很少有船只经过此地。在白人寻找海道的时代，库克船长到达夏威夷，死于原住民的标枪之下。这一片群岛包括一个大岛和五六个较小的岛屿，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有百里之遥。原住民的长船，像龙舟一般划行，因此岛与岛之间的交通并不方便；群岛的居民，不过是许多小小的部落群，在每个岛上自求生活。19世纪晚期，他们学到比较进步的航行技术，各岛之间有了接触，才终于统一为夏威夷王国。

那时的夏威夷群岛，被白人开拓者用来种植凤梨、甘蔗、芒果等等；也有一些白人在当地放牧牛群，形成赤道地带的牧场。夏威夷王国其实是在白人的控制之下，徒然号称“独立王国”而已。在20世纪初期，白人垦拓者以杜尔（Sanford B. Dole）为首，鼓动美国政府将夏威夷并入疆土。当时的克利夫兰总统却认为这是不公不义之事，坚持当地保持名义上的自主——实际上，夏威夷只是美国的领地。1959年，夏威夷终于成为美国的第五十州。

到这个时候，美国将拥有的领土整合为五十个州。它还占有波多黎各、萨摩亚、中途岛，以及巴拿马运河两侧地区等领地，只是还没有完全整合于美国体系之内。整体言之，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创造的国家。

“1869年，从东到西的太平洋铁路公司大铁路在犹他州接轨，东岸和西岸之间终于完成了直接的连接线。在19世纪将近结束时，美国的铁路网已经大致成形。内陆的交通中枢是芝加哥，由此辐射出三条西向干道，分别连接西雅图、旧金山和洛杉矶。向东则是两条干道，一条联系波士顿，另一条联系纽约。南北方向也有三条干道。在南方，以今天达拉斯为中线，有一条干道联系美国的东南部和西南部。这几条大干道的网络上，则有若干区间的次要路线。到19世纪终结时，不包含许多专业的运输路线，例如矿产之间的铁路，而单以成为主、次路线网络的里程，有八十万公里左右。如此大网，堪称世界上最具规模的铁路运输网了。”

“从那时起，坐落在芝加哥的商品期货交易中心（Chicago Trading Center），每天挂出来的各种商品的牌价就决定了全世界各地商品市场的价格。这一交易中心的挂牌指数，至今和纽约华尔街证券交换市场的牌价一样，具有世界经济发展的指标作用。我们可以理解，美国的农业是从内部开发，其意义不再是传统农业的生产，而是商品市场结构的一环。”

上班的地方

“1940年上映的电影《乱世佳人》，描述的就是美国内战前后南部大农庄的具体情形。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开国元勋杰斐逊，都是大农庄的主人。他们的庄园，今天还作为古迹被保留下来，其中，黑奴们居住的小屋和庄园主人的豪华邸宅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些农庄的经营方式和中西部的大农业经营不一样：庄园主人等于一个公司的主人和管理阶层，根据成本和利润原则，决定经营的方式和生产的种类。他们产品的下游，是新英格兰地区和欧洲的纺织工厂，以及各地的烟厂和酒厂。”

路易斯安娜州的橡树庄园Oak Alley Plantation，电影《乱世佳人》取景地，我去看过。

“美国的铁矿储藏主要在五大湖地区，从威斯康星州延伸到宾夕法尼亚州：这一大片滨湖地区的山地，地下都有铁矿。从纽约州经过宾夕法尼亚州西部进入阿巴拉契亚山区，则是美国煤矿的重要储藏区。世界上很少有铁矿石产区能拥有如此良好的配合：铁矿区 and 煤矿区一部分重叠，大部分比邻，而中间又有大片的水道可以作为交通道路。于是，从匹兹堡到芝加哥这一条线路，就成为美国炼钢业的重心。我在匹兹堡住了四十几年，眼看着这个钢铁之都经过百年的历史由盛而衰。匹兹堡居民都知道，几乎每一栋房子的地下都可能还有煤矿可挖，或者已经被挖成空洞。匹兹堡旁边的三条河流，在我刚到匹兹堡时，不断有大型的拖船拉动十三节驳船，那些都是运送煤渣、铁砂的船只。钢铁业每天需要几万吨的原料，生产数量可想而知。”

“意大利人另有一项特殊的地位：意大利半岛尖端西西里的黑手党，自从中古以来，在地中海地区就是地下社会的强大力量。黑手党的主要活动是在港口地区，他们霸占码头谋取利益，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刀口舔血，却也救苦济贫。这种黑社会有自己的“伦理”，颇像中国的江湖侠士：同一个帮派的人就是一家人，人与人之间讲究义气，重然诺，轻生死，为了朋友可以拔刀相助，舍命不辞。意大利黑手党的堂口，自称为某某“家族”；家族中的“教父”权力极大，其生活之豪华、掌握资源之丰厚，不亚于当年上海的帮会。这些人不仅可以影响当地的政治，甚至可以影响到全国性的选举。匹兹堡是一个中等城市，也还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家族”曾经相当活跃，渗透到劳工总工会和各地的分会。最近二三十年来这个“家族”已经沉潜，没有做惹人侧目的活动。前面所说的那位“卓文君”的情人，为人义气，对人热诚。他们的餐厅顾客里，颇多专业公所或工会人士；他在餐厅大约也必须有江湖气概，方能在“小意大利”立足。

看过《教父》

“许多到匹兹堡观光的客人，大概都曾经访问过考夫曼家族在山溪水边上的一个特殊建筑——建筑师赖特设计的流水别墅。”

我参观过芝加哥海德公园的赖特的罗比之家（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旁）、芝加哥橡树公园的赖特故居工作室、芝加哥黄金海岸的James Charnley Residence（路易斯·沙利文及其师父赖特设计）、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

“今天到夏威夷的大岛希洛（Hilo），还可以看见若干日裔居民的村落，其布局和景观宛然如日本本土。”

希洛是火山国家公园最近的东岸阴雨连绵小镇，一路向大岛北端是我非常向往的国王谷。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钱煦先生，一身兼跨医学、生化、力学、艺术诸领域，乃是华人学术界中我最佩服的学者。林璠女士设计的纪念性建筑，配合自然、别出蹊径，更是建筑设计中奇葩；音乐园地内，马友友、林昭亮等都已是世界第一流。在文学、艺术、演艺等园地，下一代的华人逐渐有崭露头角者，将来也许会有出类拔萃之人。”

“在老布什时代，为了加速货币流入市场，政府赋予这些合作社等同于银行的地位，允许其向美联储申请公债。于是，前所未有的大量资金不断流入市场，造成了通货膨胀；表面上看来一片荣景，实际上货币贬值。而

且，经济全球化后，美国的产品必须与世界其他各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美国的大量资金已经用来炒作非生产事业，没有相当资金投入改进设备和技术，以致美国的产品无法和世界各国的产品竞争。于是，欧洲和日本生产的汽车、亚洲和中南美生产的日用品，都充斥美国的市场。美国原以为经济全球化对自身有利，没想到首当其冲吃了大亏。美金迅速贬值，拖累了一些全部挂钩在美金之上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在亚洲经济中，生产能力最好的日本居然也被美国的泡沫经济拖累至今。凯恩斯的魔法杖反过头来，打到了魔法师自己。”

“以中西部这一个大地区而论，芝加哥地区、大湖区向西建立据点，其南部的顶点即是大湖区的中心。从纽约到芝加哥之间，先有运河后有铁路，之后芝加哥成为中西部与东部、北部连接的枢纽：从这里向东、向南、向西扇形发展，向北则是沿着大湖的边缘发展。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庞大内陆，是美国开国以后逐步向西开拓重要的中转区域。这里有广大的农田，后来又是重工业的集中处。以芝加哥为中心，铁路网密布，东、南、西三方面的重要城市，都是从芝加哥辐射出去的。芝加哥往北则是沿着河边扩散，有几个北方湖区的中心。这些中心周围都是广大的农田，人口较少。因此，中西部人口不可能像东北“波、纽、华”大三角地带那样密集。

“在大企业家纷纷迁往更大的消费城市，例如纽约、佛罗里达、南加州等处以后，匹兹堡市中心是文化和教育机构、工商总部以及大商店集中的地区。在这些最繁华地区之外，有一圈中下层和穷困劳工的住宅。星状放射的道路网络，则将中上层的居民移往郊外。在郊区，每一个住宅都拥有自己宽广的宅地，围绕着的是花树、草坪；每个住宅离大路都有一定的距离，各有支路联系分散的住宅。在大路边上则出现带状的商业区域，就是所谓的购物商场，甚至是封闭的购物中心。这个新的形态，也只有北美大陆地区广阔有足够空地扩张的情况下才有出现的可能。欧亚旧大陆其实都缺少足够的空地，容纳如此高度分散的郊区。”

“最后是第三波的发展：在钢铁工业迁离以后，匹兹堡逐渐转型成为新的科技城市。旧日劳工的社区随着工厂的倒闭和迁离，逐渐沦为贫穷的小社区；住在城外郊区的中上阶层因为大型工厂的消失，也离开了原来的地点。郊外房地产的跌落，使新兴产业需求的高科技工作人员都集中于城市：他们的工作，无论是研究、医疗、法律或是商务等，都不能离工作地点太远。于是新兴产业的新中产阶级，居住在城内新建的高楼大厦或是联排、叠拼等不同形式的住宅中。翻新的城区排挤贫穷居民，使后者移向郊区，将那里变为分散的新贫民窟：这是内外互换的社会区位分化。

匹兹堡出现至少三个时期的居住形态转变，在其他城市也或多或少有类似的发展。前面提过，首都华盛顿现在是市区中心最穷、离城越远越富的“扩散型”。又以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科研园地”为例，那是一个全新的科研集中地：三家大学各占一角，中心则是最新高科技的研究中心，以及他们在大量投产前的实验工厂。这一“城市”聚落没有市中心，却有许多沿着大路边上绵延不断的购物中心、旅舍和服务站等设施。在三角地带之外，由于北卡罗来纳州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各种小区之间存在着大片的树林和山野。外围山坡分布着许多养老社区，供外来居民居住。北卡罗来纳州的整个东半部，大概就形成了一个和传统城市完全不同面貌的居民集合区。上列不同性质的居民或工作人员，彼此之间互不往来，对面如陌路。

“上述大小城镇的分化现象，是美国极度都市化过程中，最近一次的两极分化。其呈现的现象正如洋流，浩浩荡荡的巨浪边际则是被推挤到角落的“浅水湾”：那里只是大海剩下的一些残余。在经济洪流的浅水湾，那些抛落于边际的人口，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资源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类的分化现象，和前面叙述的大城市之内贫富悬殊现象，都是两极分化，只是一个出现在都市之内，另一个在都市之间。在一个当年标榜平等的新国家，也号称有无限机会的新大陆，在成长到了世界最富有国家的今天，却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犹如浪淘沙被遗留在过去，被推挤于边缘。”

“今天的美国梦有两个。一个是外国来的新移民：他们的美国梦是在世界最富的国家有立足之地，以美国低收入的工资，换算成他们故乡中等以上的生活标准；另外的美国梦则是城市中的中产阶层。他们的孩子以为可以从新兴的产业中，由于创新或者冒险，靠着一个新的发明或是新的服务项目忽然变成另外一个盖茨，或是另外一个索罗斯。

后者有梦，却难以实现。那些心怀不平的失落者，已不能理解也不愿面对世界正在变化的情况。他们眷恋已经悄然隐入历史的光辉，无法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旧日的美国，必须接受一群一群他们不熟悉的新移民。他们也无法理解，外国进口的商品居然占满市场的货架，排挤了他们曾经生产的货品。强烈的排外转化为爱国、爱乡的情绪。凡此内卷心态，遂将单纯贫富阶层之间的异化，转变为认知与情感纠缠难分的隔离，更因不能沟通竟恶化为仇恨——对外，他们坚决支持美国至上的霸权；对内，他们拒绝接受新移民，尤其肤色不够白的“异类”。美国自从开国以来，内部族群间的矛盾竟恶化至同城如寇仇的程度。特朗普这一个民主“怪胎”，遂得趁潮崛起，推行其政策！”

“在今天相当于古老政治制度的省份，其实都自认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例如，我所在的宾州正式的名称不是“宾夕法尼亚州”（State of Pennsylvania），而是“宾夕法尼亚联邦”（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美利坚合众国其实是一个联邦政府的体制，是所有各州分别授权才形成的大单位，联邦政府并不是各州的上司，也并不是拥有各州的主权者。”

“各州之中，大多采取赢者得到全部选票的模式，但内布拉斯加州和缅因州是例外：这两州是根据各选区大众选票比例，分配选举人票数。于是，如果候选人A在人口较多的一州以微小的多数得胜，而在另一人口较小的州以比数悬殊大败，则他的对手B获得该州选票。如果二人所获全国总票数相差不远，虽然A获得的大众选票少于B，却可能因得到的选举人票多于B而赢得了选举。2000年和2016年，共和党的提名人都是以全国总票数的少数、选举人票的多数进驻白宫。”

“至于两党制的利弊，其利在两个党的立场对立非常明显，选民抉择非此即彼；其弊端则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选民关心的议题，党纲的改变和具有某一党党籍议员的意见并不能同步开展。选民对某一个议题的界定，以及他的主张改变了，但是众议员所代表的是从他参政时期不断发展综合而来的立场，他当选所代表的立场，可能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了；由这些人代表选民决定国家大政，并不能够同步地吻合此时选民的主张。在新的意见涌现时，两党体制以及议员选举制度都没有容纳新意见的空间。尤其在那一关键时刻，选举活动可能已经过半以后，大家才发现选民其实已经注意新的议题，在选举的分野之中却无人代表这一新出现的民意。例如今天，就是关系到美国前途走向的“关键时刻”。美国社会贫富不均已至极点，新任总统和议会都必须立刻处理这一严重课题。”

“上述这些团体的参与者，本身受教育程度并不一定很高，他们的长处是能够“接地气”。他们对国家大政未必有具体认识的方向，当然更谈不上对国际事务能有足够的理解。在这些地方人物进入国会，要代表全国的选民制定国家方针时，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些游说客会有多大的影响力。在国家层级与国际事务层级，那些熟悉地方事务的政治人物就不必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抉择合理的国政方向。美国的民主政治，说穿了，竟是如此不够专业！

“选民们只看见形象，而没有看见能力。到了最后投票的阶段，伊利诺伊州是大州，这一州的选票，民主、共和两党几乎是打成平手。芝加哥所在的库克郡（Cook County），肯尼迪获得芝加哥市长爱尔兰人理查德·戴利（Richard J. Daley）的大力帮助：后者以其在当地的势力，包括芝加哥爱尔兰警察的支持，为肯尼迪“做票”，取得一千多票的多数，帮助他获得总统大位。我当时正在芝加哥读书，和一群小牧师都深深投入选举活动，对于肯尼迪一派“做票”手段其实相当清楚。那一次是我第一次体验，对我而言造成极为强烈的震惊：如此长期的民主传统，其中最重要的选举环节，竟可以如此的卑鄙和肮脏！“在这种依附强者的情势下，力量薄弱的第三党不可能得到大财团和巨富的支持。至多在若干州级或市级的初选，有些第三党的意见能发出微薄的声音。可是他们的主张通常是为了弱者的选民，例如贫穷阶层或是外来的新移民，没有财团会愿意将自己的资本投入这个不可能获胜的候选人身上。美国政党政治的败坏，从特朗普时代开始，大概就只有愈走愈偏向财富决定的“富人政治”，也就是当年柏拉图指称的五种不良政治体制之一。

本章前面叙述国会与总统之间的互相牵扯，造成了制衡的反作用，也就是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行政权与立法权结合。由于后台同样是大量的财富在支撑，它们在维护富人的目标上利害一致，于是制定法律和执行的过程都是将大量的公权力投向使富者愈富的方向。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国会之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对立的财团。他们也许在事业上是竞争者，尤其更可能在利益上有所冲突，而总统必须向其中之一达成协议，才能得到自己想要通过的法案；或者国会之中比较强大的一方，可以压服弱者，将有利于强者的法案送给总统执行；最无奈的可能性是两方面或是三方面僵持不下，结果是四年争执、一事无成。奥巴马倾其全力，才将接近于全民健保的医药保险法案通过，可是其他配套的案件，以及环保、发展清洁能源包括交通设施的更新方案，都在国会与总统的拉锯战下一事无成。”

“英国的内阁，是从议会的议员中挑选若干熟悉政务的人员，组织成为行使行政权的内阁。执政党的议员在开会时，和这些内阁的阁员站在一条阵线，与反对党的议员辩论，法案获得通过之后，就可以交给内阁付诸执行。如果内阁与反对党的议员之间无法协商一致，内阁就必须解散重新大选，以确认民意之所在。这种方式的安排，从执政党的方面看，是行政权与立法权合一，不至于有互相牵制的忧虑；在选民方面看，一个内阁偏离了民意，反对党可以攻击内阁，在两党僵持不下后逼迫内阁辞职——经过大选重新呈现民意抉择，两党之间确定可以执政的一党。因此，议会和民意之间不会脱节，民意立刻能反映于执政；美国的制度之下，若是总统施政不合民意，选民也无可奈何，必须至少忍耐四年才能更换行政权的主持人。

“肯尼迪最初的胜利，在于总统夫妇郎才女貌，总统自己能言善辩。这些形象固然是有一些天然的条件，可是无可否认，也由于肯尼迪家族是波士顿“婆罗门”的外围——所谓“波士顿婆罗门”，乃是美国早期，居住波士顿灯塔山（Beacon Hill）的一群富商大贾和教会领袖：这数十家豪族，掌握马萨诸塞州一切资源和权力，彼此之间通婚，俨然世袭贵族。后来他们又拉拢佛罗里达州南方大地主和纽约荷兰海商集团诸家族，形成美国开国时期的社会高层。他们的财富与权力交互纠缠，牢不可破。他们创办哈佛、耶鲁及常春藤名校，教育子弟、培育人才；他们组织财团、设立金融机构，“以掌握国家财富和资源。最最重要者，这些家族台前幕后操纵政治权力，几乎成为世袭贵族。19世纪中，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1809—1894）著书揭露这一集团的力量，借印度婆罗门阶级名号，首创了“波士顿婆罗门”这个名词，说明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在本章之末，附有这些家族的名单，其中不少家族的子孙今日还是名人。这一群门第显赫的人士，至今在政治、商业、文化等各方面，仍旧在民主国家中堪称“贵族”。

波士顿Beacon Hill我去过

“肯尼迪家族的先世，本来没有资格挤入贵族阶层，而且他家经营的商业有许多不能告人处。罗斯福总统抓到肯尼迪祖父的短处，也赏识他的能干，“招安强盗当捕快”，任命他作海关总监，负责取缔种种偷关漏税等不法事务。至此，肯尼迪才挤入了美国隐藏的贵族阶层。

这个家族经历三代经营，终于将约翰·肯尼迪送入白宫。那一次是真正露出了财团和知识贵族之间的密切关系。“波士顿婆罗门”的学术机构哈佛大学引领风骚，将全国学术界的精英揽入肯尼迪门下。他们借“亚瑟王圆桌武士”的故事，号称这一执政团体是最好与最聪明的。中古的武士都要效忠于某一位贵妇，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天生丽质，当然堪担此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名教授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 1908—2006）竟公开自称为杰奎琳“裙边的宠物”！其行为之可笑竟至如此！约翰·肯尼迪被刺，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参加竞选，打算接下哥哥的职位，结果又被刺杀；第三个弟弟就不敢参与选举，终其一生只是担任参议院中最有权力的参议员。肯尼迪故去以后，副总统约翰逊接替总统大位。约翰逊是得克萨斯州平民出身，与“婆罗门”阶层无关。将肯尼迪和约翰逊对比而言：肯尼迪任期内声势虽然轰轰烈烈，却找不到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建树。他与苏联之间的对抗，以及发展太空计划的大手笔，都是炫耀美国实力的作为，对一般老百姓其实无所裨益。倒是约翰逊在任时，推广了“大社会”的政策，将罗斯福时代新政、社会保障的各种措施更进一步推展，使更多的国民获得裨益。

在地方一级的豪门，例如芝加哥的市长戴利（Richard Michael Daley）一家，父子、兄弟世代掌权，先后四次担任芝加哥市长，也是当地无法动摇的豪门。奥巴马从芝加哥崛起，其政治生涯的前半段全仗戴利家族的支持。克林顿的女儿和特朗普的女婿、女儿，无不野心勃勃，要接续他们一家的荣光。这一些现象也显示，美国在富人政治的同时，也有贵族政治的体制存在，即柏拉图所说五种政治体制的另外一种。

“例如美国芝加哥的市政，几乎有五六十年一直被戴利家族独霸。”

芝加哥市政厅县政府在戴利中心，地铁蓝线Washington站的市民中心

## 附录 美国政治的“婆罗门家族”

1. Adams 2. Amory 3. Appleton 4. Bacon 5. Bates
6. Boylston 7. Bradlee 8. Cabot 9. Chaffee/Chafee 10. Choate
11. Coffin 12. Coolidge 13. Cooper 14. Crowninshield 15. Cushing
16. Dana 17. Delano 18. Dudley 19. Dwight 20. Eliot
21. Emerson 22. Endicott 23. Fabens 24. Forbes 25. Gardner
26. Gillett 27. Healey/Dall 28. Holmes 29. Jackson 30. Lawrence
31. Lodge 32. Lowell 33. Lyman 34. Minot 35. Norcross
36. Otis 37. Palfrey 38. Parkman 39. Peabody 40. Perkins
41. Phillips 42. Putnam 43. Quincy 44. Rice 45. Saltonstall
46. Sargent 47. Sears 48. Tarbox 49. Thayer 50. Thorndike
51. Tudor 52. Warren 53. Weld 54. Wigglesworth 55. Winthrop

“美国社会下层正在出现的一批将要永远沉沦在贫穷无靠中的群众。在高度竞争的美国，他们的财力和才力都无法将自己提升，没有机会进入中产阶层的下端。这些人满腹愤怒，对未来一无指望，却对过去曾经有过的安定岁月和美国的伟大眷念不忘。这些不幸的贫穷无知者陷在无法自拔的泥沼里，将要成为美国式的印度种姓制度的底层。这一股力量的涌现，是社会败坏的后果，不是这些人的过错——他们乃是牺牲者，不是造孽者。这种力量支持出来的政权，也是柏拉图五种政体之一：民粹政治。美国开国元老麦迪逊早就担忧：如果社会底层大众心有不满，这一群知识程度较差的“群众”可能冲动之下，拥护出“僭主”，凭借大位胡作非为。今日美国的情形，被麦迪逊不幸言中。

在希腊古代城邦史上，民粹政治曾经将雅典最优秀的政治家放逐出境，而致使雅典本来领袖诸邦的地位拱手让出。”

“当美国建国成功不久，一位法国的学者专程访问美国，此人即是著名的托克维尔。他回去以后，将所见所闻撰述为旅美的见闻录。托氏向欧洲报告：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具备了了不起的构想，落实人民自由民主，其理想之高超，目标之远大，值得欧洲知识界钦佩，也盼望美国的实验能够成功。

然而，他也指出了美国如此设计的构想，将会留下一些后遗症。首先，一个民主社会的隐忧，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引向以个人主义来代替自由——可能终于因为强烈个人主义导致的散漫，造成国家共同体的崩解。其次，在强大的国家公权力之下，可能会产生个体无法抗衡国家公权力的问题。最后，这种政治体制下，完全以数量来计算民意之所向，公民本身的素质参差不齐，有智慧的高低、知识的有无，也有是否能控制私欲的修养问题。这些条件一旦失控，纯粹按多数表决送进一批不够格的代议员，以及不适任的总统，国家可能沦入无可挽回的境地。这些公职人员代表的是数量庞大的群众，他们凭借意气行事，或是过分地考虑私利；他们的种种行为选民们不能判断，也无法监督——如此一来，依托民意选出的政府，可能会产生多数专制的危机，也就相当于民粹主义的暴政。

托克维尔的预言果然逐渐应验。美国近三百年历史中，凡此紧张关系的拉扯，让出了空间，使得财富阶层和政治家族都介入体制内的冲突，而获得操纵国家大政的机会。到了今天，财富能够决定政权所向，也将指挥公权力采取种种有利于发展财富的政策和法案。这使得在国家支撑之下，财富愈来愈向上层集中。各种大财团合而为一，全盘指挥政治；若干矛盾和对立的利益集团，为了利益又彼此抵制和拉扯，使得一些良法美意无法在国会通过，也无法在行政权上顺利地执行。再加上政坛人物一方面依赖财富的支持，另一方面财富和权力合二为一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些掌权的人物，类似世袭地延续他们的政治地位。这两个方向，时而交叉，时而平行，势必将美国立国的原则——个人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逐渐消解殆尽。眼看着一个人类历史上难得出现的伟大实验政体产生、发展，其目的在使人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聚合在一起能共同获得全体的福祉，如此伟大的实验，经过近三百年却是逐渐变质，沦落到如此地步。”

“这些财富的来源，往往是工厂劳工阶层：他们收入不高却努力储蓄，盼望能够在比赛季节看一场球。一场球赛一个观众的支出在两百到五百美元之间，加上旅费、住宿、饮食等支出，一位劳工看一场球，他的月薪就要去掉一大块。但是他们乐此不倦，因为美国人需要寻求刺激：快速地奔跑，群众的吼叫，以及球星的英雄形象。许多人自以为，球队代表城市就是代表自己。我们到达匹兹堡时，匹兹堡三个球队队伍都获冠军，“三冠王”的荣耀，使得市民们在第三次胜利时，全城彻夜狂欢。我询问邻居：“球员都是匹兹堡本地队青年吗？”他瞪我一眼：“匹兹堡队，这个词还不够吗？”在今天社区/社群均已淡漠疏远时，本地队胜利带来的虚荣，填补了已经淡化的群体归属感。冷眼旁观者看来，是圣经上所说“虚空的虚空”：如此泡沫，却将劳工辛苦工作得来的收入，堆砌为无数的巨富，以及若干明星短暂的名誉和财富。”

芝加哥公牛队比赛后排座位就得近两百美元。

“娱乐产业和体育产业，都是不能有累积的产业。虽然说一部电影佳作等于一部好的小说，可以永垂不朽，但实际上一百多年的好莱坞，真正称得上“名著”的电影作品，大概双手可以数得出来。运动场上一场球赛下来，等于一阵风飘过水面，当时会激起涟漪，在会场感到兴奋，后面没有累积，也不会成为人类试探体力的极限。在我自己看来，这两个行业在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上，正如罗马帝国从盛而衰的时候斗兽场和格斗场上的活动，乃是人群虚空的浪费。

更可悲叹者，这两种行业尤其是娱乐业使用的媒体，所及群众之广大，以至于宗教人物和政治人物也都见猎心喜，运用同样的渠道和场合，或者作为宣道之处，或者作为竞选工具。以后者而论，罗斯福运用无线电，直接向全国的选民解释他的政策；肯尼迪利用电视，以英俊的外表、善辩的口才，吸引了无数的选票——而他的对手，却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新工具的存在。现在的特朗普总统，利用信息业中的传播工具“推特”传达他的观点，直达每个选民手上的手机。这种借助即时通信工具诉之于群众喜好的方便手段，已是今天政治活动中无法摆脱的一个圈套。结果就是，政治家凭借情绪化的表达、直接的个人形象来获取选票，而非理性的思考和辩论。如此的政治活动导致的后果，即是哗众取宠的“群众民粹主义”。

“清教精神和个人主义之间，原本彼此依靠足以安顿人心。目前，单独、散乱的个人必须构建另一群体、另一依傍。这就留下空间，出现许多个人组合而成的大群体。而且，如此大群体必须是可见的、可以感觉的集合体。前述大型集会，亦即大型音乐会或者大型球赛聚合的群众，正好符合这一需求。无数散乱的个人，于是有了虚拟的归属，填补了无所依傍的孤独。

球场与大型演唱会反映为群众主义，将无数个人席卷入热闹而不必负责的盲目、冲动之中。于是集体意志呈现为民粹；“平等”观念导致轻视“优异”，甘于平庸；从“自由”观念出发，则蔑视传统与规范的约束。

美国的社会结构走到这一地步，也就可能因为缺乏真正的归属，也缺乏心灵依靠的理念，渐渐由疏离而致涣散解体。”

“这些情况背离清教徒的行为准则，贫富之间生活水平悬殊的社会现实，都使得知识分子这一文化的缔造者和维护群体忧心忡忡，开始批判与检讨凡此社会问题。第一章中提到过的顾立雅先生，青年时曾经担任地方报的记者，他就是由于如此种种情况，开始反思传统的所谓自由主义，从而转向当时出现的“进步主义”，接受英国费边社的理念。



美国现代文学的开始也就在此时。一般美国文化史的学者，常常将1912年芝加哥《诗刊》的出现当作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后，美国的文学不再如前所说的只是表达“平静”和“安宁”。《诗刊》的前三卷里，庞德（1885—1972）、桑德堡（1878—1967）等一连串诗人，都是以诗歌批判社会的不平，也表达了他们的焦虑和忧愁。诉诸内心的检讨，也就是后世“存在主义”思潮的滥觞。

前文曾经提过的《草叶集》《瓦尔登湖》，那些19世纪的作品，刚刚脱出清教思想的拘束转向自然、转向内心。他们所表现的是寻求宁静、亲近自然，以如此心态呈现的诗句，使读者领略到舒坦和淡泊。那个阶段的文学和文化，正是在资本主义刚开始之时，也是资本主义和城市化都刚刚开始的时候。刚从农村里面出来的人口，面对着崭新的环境心情不安，需要宁静和淡泊的感觉安顿心灵。

在20世纪的时候，假如我们借用弗罗斯特（1874—1963）的诗句为例，以《草叶集》的格调对比，会看到相当的差异。例如《林中路》（The Road Not Taken）这首诗中，著名的诗句：“林中遇歧途，彷徨何所去，败叶满荒径，走向不可知。”另一首诗《雪夜林间小憩》（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在其结尾说：“暮夜已深人皆息，有约待赴，有约待赴，还有几里路。”这两处的诗句，都呈现了彷徨，甚至异化和悲观、对未来的不可知。虽然败叶堆积的荒林和雪夜的黄昏都是自然的景色，带来的却不是宁静，而是疏远的阴影和不可知的遭遇。这就和前面所说19世纪的心态，那种宁静淡泊有很大的差异。

艾略特的《荒原》，包括五个部分：“葬仪”、“对弈”、“火诫”、“沉江”（此处译名借自《楚辞》）、“雷霆”。诗典故来自《圣经》与各种传说，词句充满恐惧、毁灭、死亡和阴影。庞德的诗句，愈到晚年愈是晦涩，桑德堡的诗句却愈来愈呈现革命性。弗罗斯特又不一樣，在晚年逐渐走向内心的平静，从失望之中，逐渐达到彻悟的地步。他们的词句代表一个时代的心态，只是因为诗人对周围的感觉比较敏锐，而且要用简短、精粹的文句表达他们的观察，所以往往一针见血，较之散文和小说，更能立刻呈现时代特色。”

“德莱塞（1871—1945）的《嘉莉妹妹》，叙述村姑嘉莉到芝加哥谋生而成为名演员的故事：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繁荣，遮盖了失业、贫困和饥饿——这部小说里，他对美国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有深刻解析。他的欲望三部曲，《金融家》、《巨人》及《斯多葛》，描写垄断资本家残酷兼并行径，从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镀金时代”直至20世纪初，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最无节制的时代。作者由于思想左倾，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且访问过苏联。”

喜欢这一段对美国文学的独到分析

“一战、二战之间，许多美国的学者不仅关心国内的不平，也注意到其他地方更多的不平。一些传教士和来华教书的教授，目睹在中国这土地上，贫富悬殊，上下隔绝；外国商品侵略，破坏了传统的农村经济。在中国居住甚久的赛珍珠（1892—1973），其丈夫是金陵大学的教授，对于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有过深入的研究。他的一本著作，乃是英文著作中最早调查中国社会底层收入的报告。赛珍珠目睹中国农村和底层社会整体呈现的穷困无助，才写了《大地》。这种时代性的情绪，在美国知识分子之中，有一部分是基于基督教本身的博爱精神；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眼看着美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弊病，推己及人才发现别处的情形，假如不是更糟，也是一样的悲惨。

“举例如，芝大的校舍两条街的外面即是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在六十三街的“城南站”，是来自南部诸州大批劳工下车的地方。这些劳工大多数是非裔，也有拉丁语系族人和不少南部穷困妇女，以及从南方口岸入境的拉丁语系的新移民。这些南方穷困待业者，都顺着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到芝加哥寻找工作。”

芝加哥South Shore南岸站

“在北上求职洪流的旺季，神学院的年轻牧师组织了许多不同的服务队伍，在车站月台上，与不同的人物争夺这些新到的求职者。我因为有一辆小汽车，后面本来是放高尔夫球杆的空间，刚好放一些标语、扩音器和饮水，所以也常常和他们在月台上支援宿舍朋友的活动。我们与正规的工会合作，帮助他们聚集新来众，让他们得到合法工会的服务。我们抗拒一些“职业介绍所”，这些人往往是流氓集团和“人贩子”。他们掌握了新来乍到、两眼茫茫的求职者，号称为他们安排工作，却收取他们几乎所有的工资，将其安置在拥挤群居的住房中，还引诱他们赌博，以此榨取他们每一分的工资。车站的月台上一团混战，谁也不知道谁是干什么的。等到列车到达一个小时后，月台上的人群纷纷被不同单位接走，开始不同的人生。

看到这情形，我才知道美国的不良帮派造了多少孽，剥削这些无知无识也没有能力的求职者。我也才知道，号称是维护工人的团体，内部因资历深浅、技能高下以及所属的族群的不同而有重重黑幕。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占尽优势，使得新来乍到的拉丁语系族群和黑人，处于被詐欺、剥削的境地。我也看到爱尔兰裔的警察，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帮助自己人、欺压他人。这种美国社会黑暗面，不是一般留学生在图书馆和实验室看得见的。

“我也看到，那些到了北方来读书的南方年轻非裔牧师，刚到的时候不知道这许多问题；直到发现这些问题存在时，他们立志发誓，争取解决不公不义的现实。几年以后，有些人改变了，干脆就向当权派靠拢，在北方的社区里觅利，不再回到南方；有些人则回到南方，组织号称民粹的“福音教派”，聚集群众敛取钱财。我也看到



年轻的白人牧师，一批一批刚进神学院时满腔正义，看不惯各种大教派教会的阶级化、推诿马虎的官僚习气，以及谋取利益的现象。他们立志改革老教派的恶习，开创新风气。然而不久之后，五年前要革命的人，自己成为新教派的领袖后也重蹈覆辙，也腐败了。

所以，奉劝读者诸君：如果有任何机会到了新地方，务必张开眼睛，仔细看看周围环境和各种人的行为，你会看见许多书上读不到的事物。这也就是我在离开台湾前，一位老朋友吴克先生告诉我的：“你要去读‘美国人和美国社会’这本大书。”

“这一时代的巨大刺激，对于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美国人是极大的冲击。这使他们发现：个人的命运，其实都经不起摧残。他们也警觉“生存”的意义和国家、民族或者阶级斗争、阶级革命等，竟是密切相关。生命的意义及人生的价值，与自己四周的认识和理解，似乎更为难分。生命的意义，是由你我自己寻找、界定和确认。这种靠自己确认生命的意义，不能靠教条，也不能靠信仰，就是哲学园地之中所谓“存在主义”的人生观。

经过战争洗礼，从苦难之中、从生死不明的边缘得来的体验，逼迫美国的知识界认识到，清教徒给他们的教条未必能够解释人生与命运。”

“近代的存在主义本身，是欧洲逐渐发展的思想，以修正康德以后笼罩欧洲的“理性人生”的绝对性。二战前夕甚至于更早的时候，社会学家已经指出，人类的历史各地区有不同的形态，世界上并没有一定会如何发展的定律。韦伯以“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开展的背景。在处理“新教伦理”之时，他也同时在检讨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系。我以为，韦伯意指所在是不同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决定了该文化涵盖地区人民的行为模式。处理人类大历史，不能仅仅从单一原则裁决得失。

二战前夕到二战中间，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在人类文化开展的过程中，几个主要文化体系都曾经历“转轴时代”：彼时出现了关键性的思想家，例如佛陀、犹太教的先知们、孔子、苏格拉底诸人，他们分别带动、开创各处人类关怀的主题，以及思考的方式。这些不同的理念，茁长为世界几个主要的文化系统。雅斯贝尔斯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如同韦伯一样，更清楚地指出人类思考的方式和生活的意义是从历史上延续而来，一代又一代不断地修改，接受新的观念又扬弃旧的观念。世界各处，各有其独特的传统渊源；个人也各有其独特的人生经验，凡此，都不能一概而言。这些我们日常很难察觉的因素，让我们界定了我们的四周环境及传承脉络。凡此界定的过程，其运作的主体却是每个人自己。这就是“存在主义”视角的历史因素。”

“美国式存在主义的大题目下，似乎可以归结出这些要点：人生的意义，是个人自己界定的；人对四周的观察，应当是从观察引发自己的回应，于是人和环境、人和他人息息相关，分不开、割不断。人间没有预设的必然，也因此没有预设的命运。个人的生活是你自己活着，由自己寻找的人生意义。一切所谓定律、定理，包括“牛顿物理”式的科学定律都是暂时的假定，未必都是永恒的真理。个人肯定自己存在，就必须自己界定人生的意义。然而，如此界定，并不等于我有比别人更高的权力，要求别人接受我的定义，或者强制别人接受我的定义；阶级、族群，甚至于性别，都不能够作为划分高低的界线。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肯定自己，却又同时不能强制他人否定其自己。

这种理念和马列主义也是冲突的，因为马列主义将外在于人的生产力，当作驱动历史发展的绝对因素。历史演变是按照马列主义的规律，即“社会进化论”的发展方式——历史规律就是进化的规律，然则进化的规律又由谁决定？经历了战争的美国人也会理解，国与国之间，主义与主义之间，各自肯定自己一方的理想——但是谁能真正验证自己坚持的主张？一切优越性，是否终于不过是相对的？

“人，活着就不错了，又何必为了锦衣玉食而迷失了自己？我并不认为每个嬉皮士都有如此清楚的自觉，可能也有人仅是为了追随“时髦”。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确实有人，犹如中国历史上魏晋之间的风气，经历人生的无奈，回头寻找自己。这些人决定采取如此的生活方式，应当看作他们在努力追寻人生的意义。对于他们，我宁可尊重他们的用心之苦，也不予以蔑视责备。”

“他们共同的认知是不轻易附和，也不强人从我。纽约曾经有一群年轻的文化工作者，在聚会之中，决定自己寻找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生活的方式。这一群人，逐渐以格林威治村作为他们的集中据点；他们发表作品的园地，则是几家比较自由的报刊。他们相当程度地影响了百老汇演员和格林威治村附近的艺术家。从这一方面，他们又开展了新的文学运动和新的艺术形态，所谓“现代主义”，应是他们共同可以接受的一个名称。”

“在前面曾经提到的诗人，比如“诗刊”那群作家，包括现代诗早期宗师庞德等人，也包括著名的音乐歌手鲍勃·迪伦。这一代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正在扩散、蔓延、继长增高，今天主要学府之中，人文学科的大学生似乎罕见未受他们的影响的。借用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自我评估：“无人知道，我们是触媒剂，还是开创者；抑或只是水面的一片泡沫，漂浮不定：我想，也许三者都是。”<sup>2</sup>此处，让我试译一首迪伦的歌词，显示他的风格：《愁肠难解》（Tangled Up in Blue），出自专辑《音轨上的血》（Blood on the Tracks，1975）

“Don't know how it all got started

不知如何相识，又何处再相逢？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 with their lives?

不知他们一生如何度过？

But me, I'm still on the road,

道路常记忆，那次匆匆。

Headin' for another joint。

莫忘曾相逢：

We always did feel the same,

长相思，心相通，

We just saw it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Tangled up in blue。

抬头望，异地视线，交缠碧空。

索尔·贝娄（Saul Bellow）则是这一群人物中的专业学者，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他撰写长篇小说，表达社会学关注的社会危机：生活富裕、物质丰盛的时代，却令人迷茫，不知人生意义何在。其作品《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即聚焦于自我意识和个人的失落感。作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关怀更在于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整体言之，美国社会中的精英，或者可以产生精英的中产阶层，今天有两条途径。如诗人弗罗斯特在林中徘徊的时候写下《林中路》的诗句：丛林里的两条荒径，你愿意踏入哪一条？每一条荒径的终点，是否如你所盼？还是一切都是未知，于是不免临歧痛哭？人究竟能不能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另一个选择，则可见于庞德的一首长诗。他可能吸取了中国词曲的灵感（也许是马致远《天净沙》），铺设了一连串的意象，让读者自己从意象中建构与此相合的情绪。下面是《诗章》（1937年）第四十九，根据杨秀玲《略谈西方意象诗派及其来自东方的影响》的原文和我改译的中文：

Rain; empty river; a voyage

雨里空江旅程，

Fire from frozen cloud, heavy rain in the twilight

晚霞雨后黄昏，

Under the cabin roof was one lantern.

客舍檐下孤灯；

The reeds are heavy; bent; and the bamboos speak as if weeping.

白发芦苇垂头，风过竹拂叶，萧萧如泣，

Autumn moon; hills rise about lakes against sunset

落日秋月，湖畔孤峰矗立。

Evening is like a curtain of cloud

暮色云卷，

a blur above ripples; and through it"

缠绕篇篇

sharp long spikes of the cinnamon,

桂枝挺削，

a cold tune amid reeds.

凛凛笛声渐远。

庞德是这一代意象派诗人中的巨擘，他的特点是特别注意中国文化的表现方式，尤其是从意象出发的思想。他推崇中国文化，认为儒家的“大学”由自己内心逐步扩张成全的自己，然后从成全的自己憧憬治国、平天下的境界；他以为，这一理念或可以补救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个人是宇宙中的一部分，但是个人从自己的立场而言，却也是周遭宇宙内具有决定性的一部分。由这个方向，个人与周遭的其他人类以及人类的社会，是紧密相连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大学”一章，其实是论述《论语》中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因此，他始终认为儒家的理念可以补救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科学主义理念中种种的冲突和矛盾。”

“庞德一生遭遇中最不幸的地方，在于他误信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以为这一理念可以挽回社会不平，却没有想到“权力”的腐蚀足以毁灭理想。这是诗人天真的盲点，令人扼腕叹息。综合美国早期田园诗时代的爱默生以及王尔德等人，对于美国立国理想深信无疑，只求一己有一片宁静。弗罗斯特等人，则已在林中选择新途径，而且有待于抵达终点。庞德、迪伦等人却似约会的双方不再盼望心愿再合，也不在意空江孤舟的终点，而只求峭壁下一片苇丛间竹笛声声。他们甘于别开天地，自求安身立命处。四顾周遭今日知识分子中，第三类人竟居多数。于是，知识界的大批精英，拱手将公众事务的决定权让给特朗普之辈纵横摆弄了。

这段有意思

“这一个开放政策和以前所说的“门罗主义”，似乎是彼此抵触的原则：一是独占，一是开放。美国号称新兴的国家，具有“昭昭天命”，但其实是自己披上了皇袍。也因此，美国历史学家将美国的扩张政策与理想的政治制度配套，称为“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s）：美国拥有与众不同的特权。

“总结言之，这个没完成的帝国，虽然从弗格森的眼光来看，是一个铜铸的巨人，终于因为两条泥腿而垮掉。然而，无论美国自己秉持的天命是否真是如此高尚，那个大西洋宪章》和他们各处随着传教传播的这些理念，确实是符合一个世界霸主的身份。

“弗格森也确实注意了：美国经济的力量，用于维持霸主地位常有欠缺。美国国家体制不能将全部的国力孤注一掷地投入战场。弗格森指出，美国作为世界帝国，在资源的运用和人力的动员方面，都有不足之处：一般的国民对于维持世界霸权的意义，既不了解也没有表示可否的机制。他认为这是美国无法成为世界大帝国的原因，或者他所谓“帝国”的对外干涉为时短暂而成果却不彰显的原因。对于这些现象，他并没有具体讨论，美国立国体制其实没有预料，也没有设计过如何负担世界大帝国的责任和地位。

“综合言之，美国取得世界霸权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美国地处新大陆，有自己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又广泛接受旧大陆各处的文化影响，取精用宏，确实有跻身大国的条件。旧大陆分离析后群雄争霸，互相对峙的时候，如此一个美国当然因缘际会，取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然而，这个国家的结构从开始设计以来，就是对内发展，而不是对外扩张。每次在新大陆扩张，都是因为对手——西班牙的殖民地不堪一击，美国才得以在新大陆称霸。”

“美国的起源是清教徒寻找自由土地，其个人主义的“个人”，有信仰约束，行事自有分寸。现在，信仰淡薄，个人主义沦于自私。民主政治必须有相当充实的群体意识，以此来聚集人心。目前各种群体渐趋散漫，民主政治难有聚焦。资本主义变质，财富成为统治势力之寄托。美国社会解纽，弱势阶层人数众多，因其心怀不平而易受政客煽动，出现柏拉图所谓的“僭主体制”。最近特朗普执政，即是哗众取宠的现象所致。

“从该书一开头就可以见到，白人的优越感实际是美国文化的盲点。于是她指出，美国历史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号称自由的土地上，奴役他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宣告主权；在奴役他人时，宣称自由；永远在战斗，把战斗当作自己的历史和使命——于是，美国历史呈现为一个织锦的图案，上面有信仰、有希望、有毁灭，也有繁荣，有技术的进步，也有道德的危机。

“群众”拥护的僭主，却将美国启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作灾害，宁可向全世界挑战，以保持美国优越的地位。这一种现象，也正是希腊历史上柏拉图所指出的、几乎难以避免的困扰：在五种政治制度之中，群众专政是最没有理性的一项。这一个现象，也正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麦迪逊在起草美国宪法时非常担忧的情况，而今天“僭主政治”居然出现了。“柏拉图当年提出的五种政体之中，美国建国理念的设计号称“民主政体”。实际上，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富人政治为体，寡头政体为用，加上目前群众拥护的僭主政体，至今美国只差还没有出现军人政权。从目前情况看来，柏拉图盼望的哲人、贤能政体，在美国大概不可能出现了。”

“中国取精用宏，最后组成至今仍在人心的文化体系：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观。括而大之，由人的世界扩张到对宇宙的理解。以时间轴上想，个人接受了许多过去的积累，也许是包袱，也许是资产；向后看，由

“我”开始，将我所取得的交给我的子女、后代。从社会空间、自然空间和时间轴线三个向度上，人类组织了一个“怨”的境界，一个将“心”比“心”的巨大系统。我们尊重自己，所以也尊重别人；人与自然共存，所以不能蹂躏自然。”

“私人企业合理利润之外的盈余，都应当存入这个基金。该类信托基金乃是产业所得，用于进一步发展这一产业：由公家与民间企业合组的管理机构，聘请专业人士管理支配，支援有关行业进一步发展。又例如可以设立“创业基金”，支持创业的年轻人放手施展。风险创业基金可以让有志开创者借用本钱，在他成功后，将盈余相当一部分归还基金。又例如“开发基金”，用来支援开发新资源，开发过程中需要设施。以上各项，不外举例言之而已。主要构想是开发新利基，都由公权力通盘筹划，支援各种投资需要项目。台湾省在1970—1990年代，设有纺织业、信息工业等项目的发展基金，支援同业开拓事业，这种方式的行之有效即是例证。

土地或建筑的价值，可以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原意，土地的增值按值征税，过分涨价的部分都应该归于公有。这部分的钱累积作为公有住宅的建筑，只租不卖，供应年轻人和收入不足者，使得居者有其屋。新加坡在这一方面的实行，已有相当的成效——如此措施，才能够使得百姓享受安居乐业的福祉。这一部分收入即可储备，用于都市更新经费。”

英国的制度是内阁制，立法部门的代表中对于某一项目具有专业能力，即被首相选择作为有关部会首长。于是，政务的执行和立法的原意可以融合无间。首相的任期没有一定的规定，做得好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得不好随时可以因为民意的反对，迫使国家元首英王下令，重新选举改组内阁。这两个制度之中，英国的制度确实是有弹性，也有效率。法国制度是英美两制的混合，不上不下，至今法国已经五次更换“共和”国体，其内阁未曾安定。法国的政治功效，也从未获得好评。

（日记里提到的图书：许倬云说美国）

0人浏览   设置 | 删除

日记锁定为仅自己可见

回应   转发   赞   收藏